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毁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為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音鄒也蹶也楀音舉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為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為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畧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小弁音盤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太子幽王之太子宜臼也其

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酬醻酢之義也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緩也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故太子之傳為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

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紓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為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臼虢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為卿士聘后棄而內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為之也卒使申侯銜忿以名戎幽王死褒姒虜宜臼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於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側蔭切 涵容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速也 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猶喜也 已亦止也）

臣按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與譖同譖者讒之初讒者譖之極方譖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

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爲之止矣故人君杜絶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凡六章皆斥讒人之害而三章有曰盜言孔甘孔甚也亂是用餤餤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顔之厚矣葢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憸巧之言悦可人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則不爲矣惟其顔之厚是以爲之而不耻也人君之于聽言知其爲

盜則謹防之知其為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得而昌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蘇皆畿內國名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其卒章曰為鬼為蜮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　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面目人之貌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然我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安之而

不媿乎夫小人之為讒豈復有媿于面目而詩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寺人內臣巷伯寺人之長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皆張大貌南箕箕宿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喜也勞人艸艸艸艸憂也蒼天蒼天視彼

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二句疑衍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與也豺惡獸虎猛獸）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畝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寺人字孟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重下至於閽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

君德不明而後讒者獲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為比葢讒者織組人罪如錦工之為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為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葢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為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

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反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置之北方陰寒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于天而制其罪焉蓋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

學於不仁之人欲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卯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為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為來者之鑒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豈弟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棘木之有刺者也多近藩植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為藩也）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猶合也合構交亂也

臣按青蠅之為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食飲常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羮胾世之小人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既侔其狀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而聲又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陷害人而言出于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欲其棲泊于外毋

入人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之人宜屏之於外毋在朝廷以傷善良也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為管蔡流言所入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也故家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

國末章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讒人之為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痛其為害之無已也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之情狀幾無餘藴為人君者其三復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闗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門閫之外者東闗嬖五别在闗塞者亦

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晉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蒲屈皆邑名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俱謂同聲而言狄之廣莫於晉為都蒲屈本狄地名遣二公子往都之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開也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絳晉國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墾傷晉室如耦

耕之壟土
左傳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旁淫曰通驪姬問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為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于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彊令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謂申生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加于君謂弒君也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

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臯落翟之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喜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也申生敗翟而

反讒言益起驪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讀如魚魚魚者游泳自得之意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菀音鬱木茂貌己獨集于枯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烏烏能擇茂木而棲之吾吾自得也里克

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此謂驪姬母子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此指申生母子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者執持之意言扶助君以殺太子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國語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即里克也克既許以中立即是成其殺太子之謀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田畋獵也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輙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地裂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是由吾使然也曰子其行矣行謂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譖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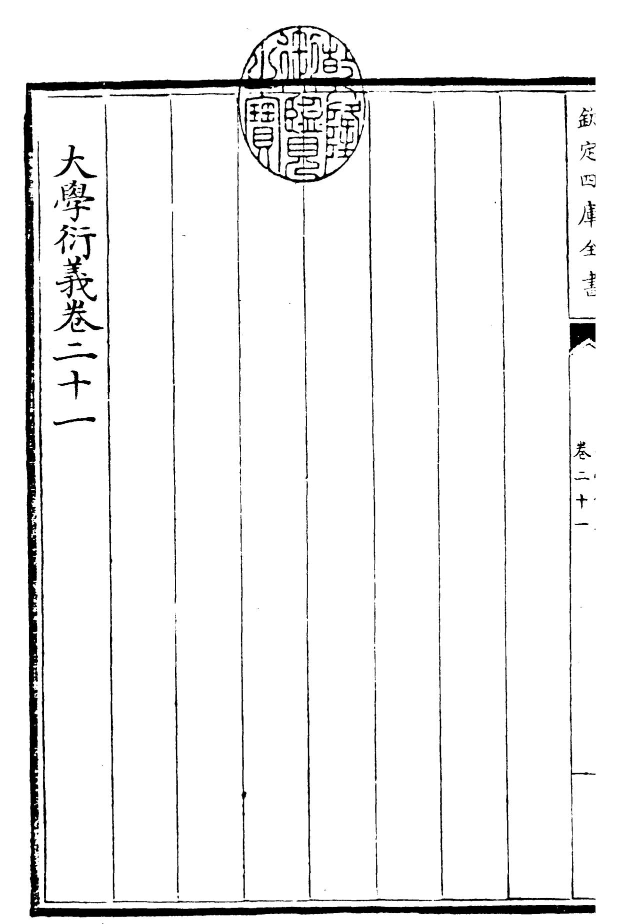
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弒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陷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鷙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甘俛出跨下之耻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

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諸國以一其封雖齊桓久主夏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戕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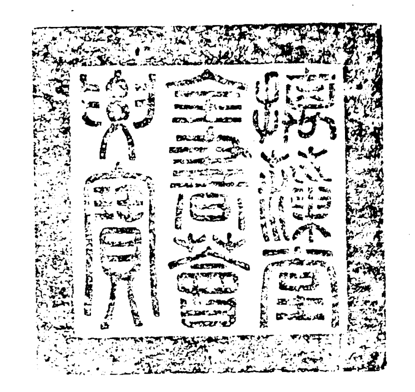
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于人最為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譖故歸胙之詐最為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

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虢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讒臣



大學衍義卷二十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朱　烺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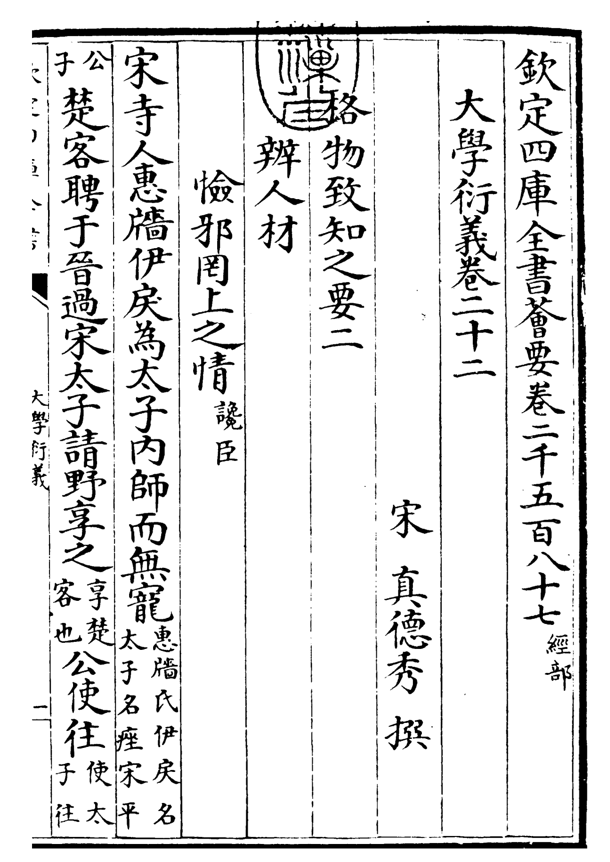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八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讒臣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太子名痤宋平公子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欿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

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歃牲加書誰不能為平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痤既死佐為太子）華合比

曰我殺之（欲殺寺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前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痤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使三尺童子嘗誤聽于前猶必省悟于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區小數隨用輙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我朝

仁宗時元昊撓邊邊臣有欲間其驍將者乃陳牲

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委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虜且墮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況乎公乎臣故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平王也為太子時往聘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　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逆迎也勸平王自娶秦女　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　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邑名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明年無極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　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平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勢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伍奢焉其揺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已而不知奪子之室曾鳥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

無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員奔吳卒啟𥿄時入郢之禍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也嗚呼讒人之患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而忌疾郤宛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字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

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言欲害令尹也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自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于子常曰沈尹戌楚賢大

夫

夫左尹郤宛與中廐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毀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連尹官名即伍奢也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也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楚二先君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之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受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子常名敢

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寃哉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譏之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人君之耳目本

自聰明讒人蔽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瞽然斯語也豈獨為無極哉古今讒人之害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檇李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為人能辛苦能音耐令王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而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

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于越而後齊金石之忠著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為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

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嚭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為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于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葢勞不怨其常也至于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呼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天之

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秖所以為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為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嚭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僖子太叔遺）不得與十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記占

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為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邱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恣意所為以破滅閭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于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倉之說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葢真以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

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功不進戰而不死曲橈而誅曲橈謂師不直前而敗漢法逗橈有誅鄒忌以用也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

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吉否大事謂反叛也卜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閈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畔其君而卜于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事必直而鄒忌屈矣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

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與顔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翦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譖李牧卒以亡趙葢由有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内間也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賔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

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為已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于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免于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毀時政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

言自是遂為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

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令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未言未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邪夫管蔡将叛周公不知而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

不信其于宰予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探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腹誹之譏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于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

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衛后所生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後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目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寛厚多所平反反音翻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羣臣寛厚者皆附太子而

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
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黄
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宫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
之心銜文文與小黄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
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
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恠
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
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

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宮人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甞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人入宮掘地求蠱充云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道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

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與
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
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
幸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急太子計不知
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自臨斬之使舍人持節白皇
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
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
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

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兵敗出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

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宠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寖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黄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興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為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

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于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于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宮人以媿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令小人為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為之誅

融蓋父子之情未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
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
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
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
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蠱
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仇憾
之意則其致螫于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
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

事爾而本原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之説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于是妖言煽于外妖夢感于内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杅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以儆來者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箕子王名有眚病妖病也祖母馮太后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自養親數為禱祠解解猶人言賽謝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謁者官名由素有狂易病所謂病風喪心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尚書官名責其何故擅去令其書于簿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竝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

等死者十七人參馮太后弟中山王舅張由以先告封侯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于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誣立見矣而傅太后乃以宿怨諭意指以成其獄

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者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

漢安帝時楊震為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入宫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

廬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

臣按樊豐之讒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讒蕭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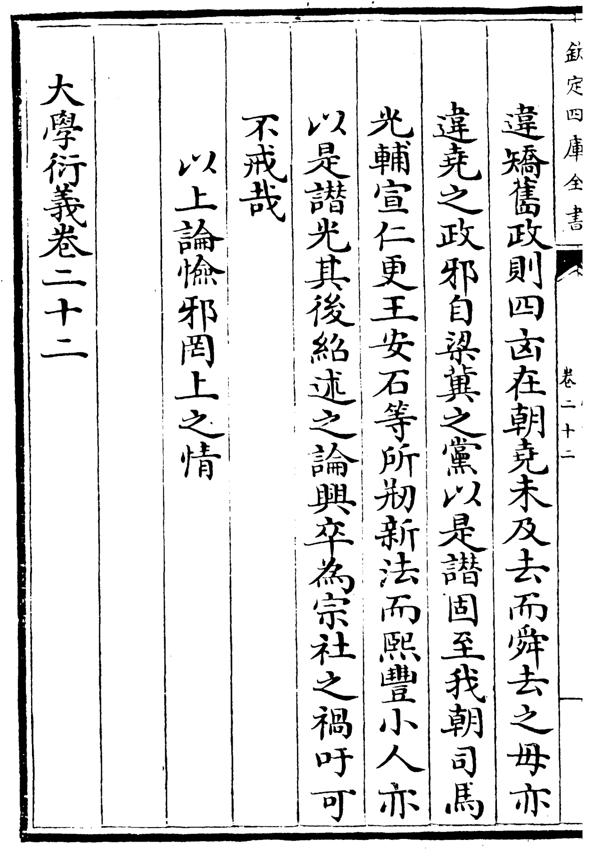
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于事未露于言顯與豈
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顔異曰腹誹也探腹
心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罪非遇至明之主其誰
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
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曰怨望以何事
知之爾之言彼曰怨懟以何事知之為之有何迹
覩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
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

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竝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讋於震霆雨雪消於見晛雖有善為讒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固為太尉太后多從之黄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

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等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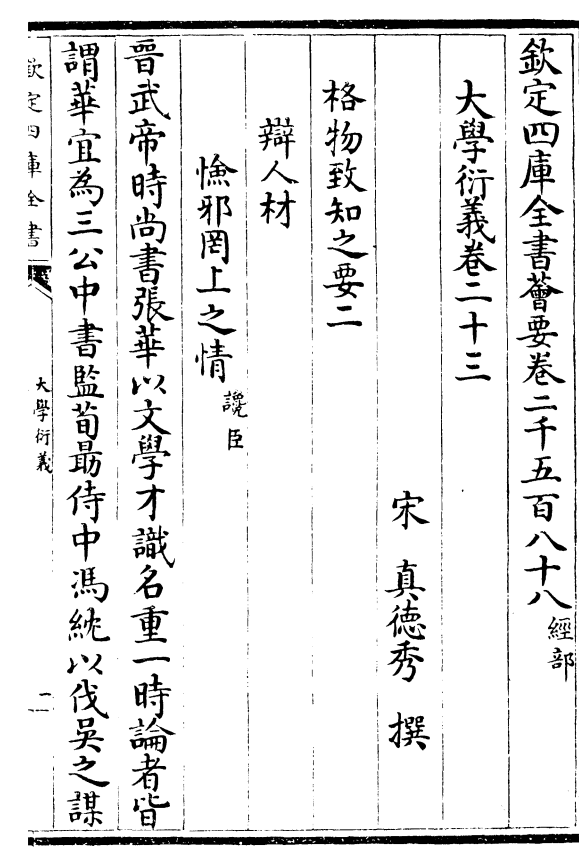
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為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于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為



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我朝司馬光輔宣仁更王安石等所刱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為宗社之禍吁可不戒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二十二



大學衍義卷二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辯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讒臣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

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葢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奬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吴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紞荀勗則附賈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吴之後紞等不知自愧乃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為之動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説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

京師可乎朂曰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詔大司馬以為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

帝覽之大怒免志官朂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甍初帝愛攸甚篤為荀馮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甍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甍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葢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揺於荀朂馮紞之一言何也葢其為說曰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陛下

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為猜忍臣下雖百喙其能解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也譏邪之徒巧為鉗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穽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亡由惠帝以昏庸主嚚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勲莫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

臣譏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褎閻而偶震昜之力也斃攸安賈謂賈充也交昜勛讐張心滔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五二五也絖之罪焉可謂畧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愍懷謚也非賈后所生母曰謝妃后母郭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謚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譛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也不如早圖之更

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為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不能舞逼之强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其詞皆凶逆令不録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

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强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

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也本朝慶歷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

則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仁宗選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僞為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况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為諫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僞

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憑者契劵而巧詐者能為之況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必遥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

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絶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胄常為士卒先結髪從軍未甞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勲州刺史韋孝寛密為謡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姓也）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葢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

曰賓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
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
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
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
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
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也）賢能效
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

於内祖珽以憸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寔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寛之謡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為之大赦葢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嘆哉光之死讒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

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諧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録之以為千載之戒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為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毁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謂非是彦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彦博行讓徵謂令彦博往責徵也徵見帝

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為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胸中不為辨白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彦博彦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

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徵之枉
雖直而左右之為譏者不聞顯政其罪是亦未為
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
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
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
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
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録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

者上愈不悦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情一生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録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已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為之惑於是停婚仆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應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

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默不問視昔者命温彦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遼之悔其尚得為明主乎帝末年征遼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元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

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黜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黜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戲以傾之恢諧笑謔似出無心而元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揚思勉以内侍貴幸而璟不

與交言姜皎以舊勲寵眤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此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甞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甞直毀隂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

其詩於宮中（唐穆宗時弘簡内臣之得幸者積以此取相位）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䖂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倖為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為相）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末攝冢宰粲其子也）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

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乆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葢其為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

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嗚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宅無可記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粲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我朝仁皇時宋郊

以名儒進用有讖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後之欲聖讒説者其必以

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毁之先是民間謡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裴字也俗以腹為肚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天為吴字又長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

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謡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謡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㨗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鋭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歴三朝度之勲德愈茂而羣

邪娼疾甚於仇讐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未亂吁來者其尚鑒兹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二十三

大學衍義卷二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辯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佞幸之臣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

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宮腐刑也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内寵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葢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

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葢曰是不私其親必能忠於我也竪刁自宫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葢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為此也特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

人有因放麑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麑且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威公不察三子之情迺欲以為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授以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牙豎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所以為賊君之地歟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癰同桑中有蠹

見則外碨磈如人之生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言所謂桑雍者便僻音辟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愛謂王之所愛孺子宦侍之屬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枉猶屈也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俗謂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葢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碨磈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於外

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熒惑君心君心蠱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葢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

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為黄門

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為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又封賢為高安侯後又以為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

萬

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

讐海内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橈鼎覆曽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為惡而不知隂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漢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懲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宫之意以慰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悦遂為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之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之葢苦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囿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王以與民

同樂故其為説也芻蕘者往馬雉兎者往馬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至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禄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也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囿雖大而民以為小此靈帝所問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邪如其末也顧姑以愛民為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悦

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
臣之佞其卒至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寵愛日隆
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
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
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
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一視朝須臾

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亡秦而士開亦以此亡齊古人以燕安為鴆毒飲鴆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亡可不戒哉

唐太宗甞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旁美嘆不已帝正色曰魏徵甞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

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

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

之鴆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儆
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
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
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
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
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三

辯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宏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各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

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宏羊天乃雨

臣按宏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為天子歛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又本朝熙

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宏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元宗開元中戸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歛由是百官寖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

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緑衫而裼之紅袹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户部郎中王鉷為户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旨歲貢

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宫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思辛日隆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賫及徵丁租地税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羨

古今罕儔故上率羣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釗後更名國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尅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蟊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悦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

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邱墓悲嗟慘慼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横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羡而侈欲日滋賜後宫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膋血肉也

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驕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様物三十餘萬緡請别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様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别庫虚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

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
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
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叚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
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
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
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
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
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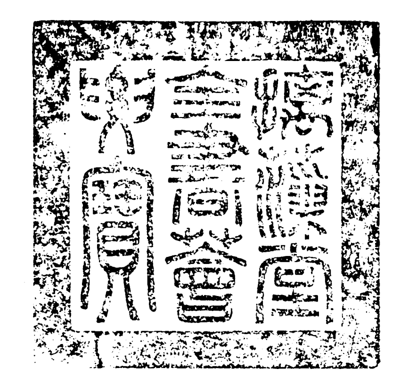
詐其畧曰延齡以聚歛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歛怨為匪躬以進譖服讒為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悦待延齡益厚未幾罷贄相又貶為忠州别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為可索以見在之錢為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於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况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妄者有

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葢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二十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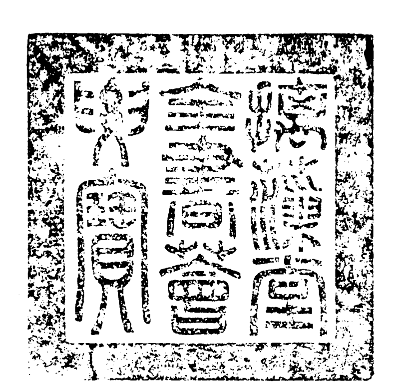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謄錄監生臣萬　宣

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葢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二十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謄錄監生臣萬　宣